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等待下雪

拉先加 / 著

龙仁青 / 译

作家出版社

等待下雪

拉先加 / 著

龙仁青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下雪 / 拉先加著; 龙仁青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9977-7

I. ①等… II. ①拉… ②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8739号

等待下雪

作 者: 拉先加

译 者: 龙仁青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176千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77-7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上部

1

这是一个落雪的冬日的清晨。

乘着深夜，人们还游弋在梦乡之中的时候，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便从那浓密的云片深处，轻手轻脚地落在了玛尔朗村每一户人家堆积在墙角的野杜鹃柴火上、灰突突的屋顶上，以及院门口的狗洞上、麦场地上、牛羊粪堆成的粪堆上。如此寂静松软的雪，似乎是等待着每户人家的主人在清晨里醒来，吱呀一声打开房门，伸着懒腰，在冷寂的空气里吐出一团团的哈气，随手拿起扫帚，把它们扫到一边一堆堆地堆起来。

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这片被白雪笼罩着的山野的景致是赏心悦目的。如果屏声静气竖起耳朵细细去听，能听到阳光的灼热正在慢慢融化雪花的细微响动。此时，孕育了昨夜这场大雪的云片已被劲风吹走，头顶的天空湛蓝透亮，目光所及之处洁净一片。不一会儿，玛尔朗村每家每户屋顶上，一缕缕的炊烟似一枝枝的柳枝一般柔美地飘散在蓝天中，慢慢地，在玛尔朗村的上空形成了一层轻柔的薄雾，而清晨的阳光则像是千丝万缕的金线一般照射在雪地上，折射着耀眼的反光。拴在门口的看家狗从狗洞中爬出来，一边拖着

系在脖子上的铁绳，一边低声吠叫着，撑开四肢伸着懒腰，时时地往里张望着，等着主人出来喂食。

这是多么充满期待的山村的清晨啊！

多年以后，玛尔朗村清晨的这一幕景象不时出现在我的印象之中。我是在那个清晨从玛尔朗村的一户人家走出来，在那洁净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脚印的一个小孩儿。在我家院门外的柳树枝头，一只花喜鹊不断地翘着尾巴，喳喳喳地叫着，那些麻雀也抖落翅膀上的雪粒，在屋檐下飞来飞去。此时，空气中传来浓浓的桑烟味道。二十多年后，我在电脑键盘上灵巧地移动指尖，在屏幕上敲击出一行行藏文，描写那个清晨的景致的时候，印象中便出现了落雪的情景。如今想来，此生我写出的第一个字与此刻不同，是写在我家落雪的麦场上的。这是一个身高还不及大人膝盖的小孩儿用自己的脚印在像摊开的一张白纸一样的雪地上涂鸦的故事，然而，我的人生似乎从那一刻开始发生了变化。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写这个字儿的？”阿爸把屋顶的雪扫到一边堆积起来后，又用木锨把沉甸甸的雪块甩到麦场上，他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此刻，我看着我在雪地上踩出的脚印，心想原来所谓的字儿就是这样乱画出来的。我看看我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又看看屋顶上扫雪的阿爸，在斜射过来的阳光下，阿爸的身影时断时续地晃动着，一股股白色的哈气从他的口中喷吐出来。阿爸用木锨把一块块的雪从高处的屋顶甩到麦场上，落地的雪块即刻四分五裂的样子很有看头，我正在迷恋于此的时候，阿爸抬起腰身，倚着木锨的长把停了下来，他歪着头看了看我踩在雪地上的那一串脚印，自言自语说：“写得很规整！”又朝着我问道：“你会念这个字儿吗？”我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字儿是要念的，然而，当时我却把中指含在嘴里不断吸

“我是阿克宦的转世，习性高洁！”那一年，我就是这样向我的那些擦不干净鼻涕的玩伴们解释我识字了的缘由的。

“这个我也会写！”拉鼻胎^①塔佩将流到上唇上的鼻涕往鼻孔里吸了吸，便朝着麦场上我写字儿的一旁跑去，他脑壳后面留着的小辫子随着他的跑动左右摇晃着，我忽然紧张起来，急忙跟着塔佩跑过去，一把抓住了他的小辫子，向他喊道：“谁也不许把我的字儿抹掉！”塔佩忍不住疼痛，转过身来，朝着我的脸狠狠抓了一把。

现在想来，此生第一次打架，是为了保护文字而与玩伴塔佩之间进行的，对我来说，这也是值得写入自传的一件事情了。这次打架，在我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指甲的划痕不说，还流了不少的血，我的第一个字“丌”，谁也不许擦掉的字，被塔佩擦掉了。阿爸听到我的哭声，从屋顶上走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带着哭腔告状道：“我的字被拉鼻胎塔佩擦掉了！”阿爸听了笑着哄我道：“塔佩他把字儿擦掉是坏了他自己的因缘^②，他以后是认不了字的！”说着，他从装了棉花的棉衣袖口处撕出少许棉花，又摸了摸口袋，拿出一盒火柴，用点燃过的棉花灰为我脸上指甲的划痕消毒，我又大声哭叫起来，难忍的疼痛让我的眼泪也像断线的佛珠一样经过两腮滚落到地上，消失在雪中。阿爸用粗糙有力的大手擦去我的眼泪，说道：“羞死了，一个男子汉流眼泪真是羞死了！”

二十多年后，每当我想起阿爸，不得不惊讶于他谶语一样有着神奇的先见之明的每一句话。阿爸二十年前说我的玩伴塔佩今后不会识字，这句话后来成了现实。

那个早晨，我和玩伴们不一会儿就忘记了方才不愉快的争论，我擦去脸腮上的眼泪，像一阵风一样向着麦场中间跑去。我迷恋于

① 拉鼻胎：青海汉语方言中对收拾不干净鼻涕的孩童的俗称。

② 因缘：佛教术语，因果，具足说是因因果报。

双脚踩在雪地上的那种沉闷的声音。我们就这样跑来跑去，没过一会儿大家就开始气喘吁吁了。后来，我们来到玛尔朗村十字路口向阳的墙根下晒太阳，被雪水弄湿的布鞋在阳光下冒着热气，从破了洞的鞋尖处露出脚上的大拇指。大家拥挤在那一小片干燥的墙根下，赛珍因为没有抢占到干燥的地方，就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在朝阳下，她把她的黑影罩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把阳光的温暖挡住了。这让我们很生气，我们恐吓她道：“冬天的太阳有主人，没有主人就打架！”

2

请原谅我还要继续给你们说那个落雪的清晨。因为那个落雪的早晨似乎是我回忆此生一切过往的一个起点，对我的三个玩伴——塔佩、尼玛顿珠、赛珍三人来说，我们在阳光照耀下落雪的清晨中的那次嬉戏玩耍，似乎为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昭示出了一个明暗稀疏不同的方向。

那天清晨，我们在墙根下晒着太阳。

晒太阳，是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的男女老少无须商议和准备的一个习惯，不论是带着孩子的女眷们，还是背着手的男人，在冬天的每一个日子里，只要太阳升到一定的高度，大家都会从自家走出来，来到玛尔朗十字路口的那面墙根下，散漫地聚集在一起，面朝太阳，晒够了太阳才会回家。

我们的玛尔朗村，据老人们讲，其外形像是一座佛塔。小的时候，在一些节日或者婚宴上，他们依据这种说法，会用藏语祝词没完没了地夸赞一番，虽然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一句完整的句子，

却清晰地记着赛珍的那个大辫子爷爷每每讲说祝词的时候，从嘴角不断溢出的白色泡沫。那时，我一定是盯着他的嘴看个没完，看到那些白色泡沫从他的嘴里溢出的时候，我也会哈哈哈哈哈地笑个没完。如果真如这些老人所言，玛尔朗村的外形似是一座佛塔的话，我不时提及的那个十字路口，该是这座佛塔中心的那座塔门。玛尔朗村虽然很小，但相对而言，那十字路口却是一个热闹的存在。长在十字路口东侧的那棵大梨树，在树根处流溢而出的叫做甘露自涌的泉水，从十字路口西侧朝东的嘛呢堂^①，还有嘛呢堂前面的煨桑台^②等等，这个富有活力的玛尔朗村十字路口处，时时响起羊群的咩叫声、佛号的吹打声、背水的人们的说笑声。

后来我离开玛尔朗村在外游历的时候，才发现不论到了哪里，都会有一个与这个地方相适宜的十字路口，除了细微的差异，十字路口的意义依然是相同的。此时，玛尔朗村的十字路口不断地浮现在我的心上。

那个早晨，赛珍因为没有得到十字路口墙根下干燥的地方，只好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而我们三个男孩儿，在嘛呢堂向阳的墙根下，盘腿打坐，形似圆鼓，学着大人摆出一副十分严肃的样子。此时，尼玛顿珠说他是一个僧侣，于是双手合十，两眼微闭，嘴里大声诵念着什么，却听不清字词。从他嘴里飞出的唾液落在了我的脸上，我便朝着他的头拍了一巴掌，让他管好嘴里的唾液。尼玛顿珠便停下了嘴里的诵念，用温和的声音对我说：“我以后要去当沙弥^③，

① 嘛呢堂：藏区村庄里常见的宗教活动点。一般坐落在村庄的中心地带，是开展集体宗教活动时使用的建筑。

② 煨桑台：燃烧柏枝等产生桑烟，以此来供奉神灵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基本仪轨。煨桑台便是用来煨桑的供奉台。

③ 沙弥：是僧人中已受了十戒，但未受具足戒的小僧人的称呼。

你不能随便动我的头！”说完继续诵念起来了。塔佩则将自己扮成一个父亲，嘴里和鼻子里插着从梨树上摘下来的树枝，当作烟杆一口口地抽着，并严厉地对赛珍说：“老婆，我要去放牧，赶快给我准备吃的！”而赛珍则装成一个老年婆婆的样子说：“呵呵呀，拉鼻胎塔佩，给你当老婆，还不如去四处流浪呢！”继而又装出一副紧张意外的样子说：“哎呀，都忘了挤奶了，看我这出息！”说着，在我的面前跪下来，冰凉的手就朝着我开裆裤的胯下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小鸡鸡，学着大人挤奶的样子，一下一下地拽着我的小鸡鸡，在这番动作下，我的小鸡鸡一下子鼓胀了起来，那种感觉难以言表。赛珍也好似是惊异于我的小鸡鸡忽然变得鼓胀，她急忙缩回手去，说道：“哎呀，我家的母牛的奶头忽然变大了！”

然而，我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他们说：“我这不是母牛的奶头，它变大了是因为我想写字儿了！”

就在我晒着太阳的时候，大人们扫除了各自屋顶、墙根、巷道里的雪，一边抖着衣服，一边去打开畜棚的门，把牲畜放了出来，这些牲畜懒洋洋地走着，寻找着朝阳的墙根，开始晒太阳了。不大一会儿，玛尔朗村的大人们也像这些牲畜一样出来晒太阳。对我们小孩儿来说，出来晒太阳的大人中，赛珍的大辫子爷爷是我们所企盼的。他就像是一座故事的宝库，他那粗大的辫子、褐色的长袍、破旧的带子、走路时微微有些驼背的姿势，还有说故事时不时从嘴角溢出的白色泡沫等，不仅仅是吸引着我们小孩儿，对那些大人来说也充满了前去聆听的诱惑。我们把手放在额首上，睁大了眼睛看着十字路口的东侧，然而，在这个早晨，赛珍的爷爷好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十字路口。我们有些焦急，便追问赛珍：“你爷爷起床了没有啊！”

正在此刻，冬日的太阳隐藏在了不知道是从哪里飘来的一片云

雾之中，大地即刻被阴影笼罩，正在晒着太阳的我们对此心里有些不愉快。赛珍使劲儿从地上抱起一块平常大人们晒太阳时当凳子用的石头，把它当成孩子不断轻轻拍打着。这时，一股冷风从十字路口西面的巷道上经过煨桑台刮了过来，青稞糌粑和柏香树的枝叶被点燃的混合的味道刺激着我们的嗅觉。

“太阳妈妈快出来，快快温暖孩儿手！”赛珍轻轻拍打着抱在怀里当作孩子的石头，唱起了这首童谣。

3

提及大辫子爷爷，我就会想到上中学的时候，在一堂藏文课上第一次听到的吐蕃赞布赤·热巴巾^①的情景，那时，我的心绪插上了几许幻想的翅膀，不由自主飞向了玛尔朗村大辫子爷爷的方向，在我洁净无瑕的童心中，吐蕃赞布赤·热巴巾一定与大辫子爷爷的形象一样。

几天后，我和赛珍就“玛尔朗村最大的官儿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发生了一次争执。

那一天，我们几个小孩儿聚集在甘露自涌泉水边上，正在商议去降服一个臆想中的敌人。那时，在我们洁净如白纸的内心中，所谓的敌人便是大辫子爷爷讲的故事中，格萨尔王率兵征战降服的那些四方恶魔，我们不知道这些恶魔在哪里，但是我们装作有目的地做着去降服恶魔的准备。“敌人”这个词无意给了我们勇往直前去征服什么的勇气，让我们有了一种类似尿憋的急切，好像那些恶魔从玛尔朗村的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展示着它们的凶狠残暴。最终，我

① 赤·热巴巾：吐蕃时期的一位赞布名。热巴巾系蓄髯者之意——译者注。

们这些小孩儿被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没有踪影的敌人所蛊惑，一股无名的愤怒产生在我们心里。

那一天，我们的军官是塔佩，他把一块木头插在身上山羊皮做成的破皮袍的腰间，把挂在上唇上的鼻涕使劲儿往鼻孔里吸了吸，以一名指挥官的模样宣布道：“兵马未动，咱们先到格萨尔大王那里去请求旨意！”于是我们便问他格萨尔大王此时在何处，塔佩便指着正在嘛呢堂的墙根下晒太阳的大辫子爷爷说：“大辫子爷爷就是格萨尔大王！”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很不爽，在我心里，玛尔朗村的大官儿是我的阿爸，所以格萨尔王就应该是我阿爸才对，怎么可能是年纪很大的大辫子爷爷呢？肯定不是！于是，我用我手中作为长矛的细细的小木棍指着我家的方向说：“我阿爸才是格萨尔大王！”正在跑向大辫子爷爷跟前的赛珍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以一种蔑视的口吻说道：“你的阿爸经常找我爷爷出谋划策，我爷爷也经常说要去你的阿爸出主意，呵呵呀！”她就像是村里那些老婆婆一样大声笑着，又说：“你的阿爸连主意都没有，真正的大官儿是我爷爷！”但我还是坚持说我阿爸是玛尔朗村的大官儿。发生了这样的争执，让作为指挥官的塔佩如何是好呢？而我和赛珍也是把一句话互相翻来覆去地说着，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让尼玛顿珠有些难以忍受，他向前跨了一步，站在依然面红耳赤地争执着的我和赛珍的中间，把我们分向两边后，就像一个老道的大人那样说道：“我阿妈说，世间如果不完结，争论便会时时有。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我们这就去问问大辫子爷爷，就能知道你们谁是对的！”他的这句话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于是，我们像被石头惊飞的小麻雀一样朝着嘛呢堂的墙根下跑去。

我们问大辫子爷爷：“我们玛尔朗村的大官儿是谁？”

如今想来，那一天我们向大辫子爷爷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着明

显的时代性。玛尔朗村，就像是藏地许多山坳间可以看到的村庄一样，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在这样的小村庄里，有像阿爸这样的一个小村长，也有像大辫子爷爷这样的一些老人，村长与老人，谁的权力更大，就连村长和老人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有时就像是一张薄薄的纸，但却不能伸出指头把它捅破。所以，如今想来，那一天大辫子爷爷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或者说，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辫子爷爷听到我们提出的问题，便闭上眼睛默默拨动起他的佛珠来，然而，赛珍抓住他的胳膊，一遍遍撒娇耍赖地说道：“爷爷，告诉他们你就是大官儿！”大辫子爷爷不得不停下手中拨动的佛珠，哈哈笑着，无奈地说道：“这孩子，毁教的主儿，呀呀呀，好吧好吧，我是大官儿！”我一听，便抓住他的另一只胳膊，叫道：“告诉他们我阿爸是大官儿！”然而，他似乎是因为已经答应了赛珍，所以再没有理我。就在这时，我看到他粗大的辫子的缝隙里有一只虱子在慢慢爬动，于是，马上把这只虱子用指尖捏起来，放到他的眼前，恐吓他说：“你要是不说我阿爸是大官儿，我就捏死这只虱子！”

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然而，如果是一个了解大辫子爷爷的人，就会明白，我这样的恐吓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影响。原因是，大辫子爷爷一心向善，反对杀生。他每次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儿抓住小鸟或其他小动物玩儿时，脸上就会露出痛苦的表情，用一件玩具或者糖果把我们手中的小生命换下来，并为它放生。每当这样的时刻，他总会教育我们说：“不能加害如母有情^①众生啊！”所以，那天，当大辫子爷爷看到我手上捏了一只虱子，并要捏死它时，立刻停下刚刚开始拨动的佛珠，马上严肃地答应我说：“好好好。你阿爸是大官

① 有情：佛教用语，指具有生命之一切众生。

儿！”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所以也不用捏死这只虱子，于是，我打算把它再放生到大辫子爷爷粗大的辫子里去。大辫子爷爷却急忙转过身，把我手中的那只虱子小心地接过来放到他的掌心，又从塔佩的破皮袍上撕下来少许羊毛，把那只虱子卷在羊毛里，对着我们这些小孩儿说：“你们快去降魔吧，路上把这只虱子放到一个不会死掉的地方！”

4

在那个落雪清晨之后的几天，在我家的客厅里召开了一次小小的村务会。

在火炕上，阿爸摸着上衣口袋，从里面拿出来一沓撕成了条状的废报纸，又从用粗布做成的烟袋里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出一小撮烟末，放在一条撕成条状的废报纸上，很认真地卷了一支烟卷。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听着从公社来的戴眼镜的干部说话，额头上显现出了深深的横皱。在阿爸的一侧，大辫子爷爷拿着一支镶着铜饰的烟杆，不断地抽着。每当他抽着烟杆的时候，他的两腮就会深深地凹下去，此时，他的嘴角不像他说话时那样出现白色泡沫，而是一股浓浓的白烟不断冒出来，他也不再说话，而时不时地在靴子底下抖着烟锅里的烟灰，认真听着从公社来的戴眼镜的干部说着什么。

戴眼镜的公社干部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衣，而我把中指含在嘴里，饶有兴趣地盯着戴在他的白衬衣胸部口袋里那个金光闪闪的物件儿。阿爸他们把这个戴眼镜的公社干部叫王书记，不论他说什么，都会附和地说着：“是这样，真是这样！”以表示明白和同意。他们毕恭毕敬的样子，让我觉得王书记比格萨尔大王更威武，我有些恐

惧地躲在阿爸的背后。

王书记抽的烟也和大家不一样，他从一只四方的盒子里抽出一支烟，接着便划燃了一根火柴，把烟点着后，轻轻吹了一口气，把火柴熄灭了。整个动作轻柔得体。抽烟杆的、抽用报纸卷的烟叶的，以及抽从四方盒子里取出的纸烟的人们聚在一起抽烟的时候，我家小小的客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烟雾笼罩的世界。

王书记说完话，从放在一侧的皮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接着便从他干净的白色衬衣胸部的那个口袋里，拿出了一再诱惑着我的那个金光闪闪的物件儿，然后便打开笔记本，用那个物件儿准备在上面写什么东西，面对我阿爸和大辫子爷爷说道：“有什么不同意见就说吧，我向上级反映。”

我阿爸挠着头，露出一副非常小心的样子说道：“哪里会有不同意见，什么意见也没有，就是等小学校建成后不能没有老师，这件事儿希望恩重的国家能放在心上。”接着，大辫子爷爷咳嗽了一声，往前挪了挪，用他往常在节日和婚宴上作为开场白的一句套话开始了他的演说：“若要说起玛尔朗村的历史，虽然不能指名道姓地说出某某贤者的功德和某某勇士的业绩……”随之，他的嘴角溢出了白色的泡沫。然而，在那一天，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看着大辫子爷爷嘴角不断溢出的白色泡沫而发出呵呵的笑声，我的目光完全被王书记用夹在手指间的那个物件儿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的动作所吸引：王书记的手时而移动着，时而又扬起，随之在笔记本上便出现了绵延的图画。我把嘴伸到阿爸的耳旁，小声地问道：“他在干什么呢？”阿爸也像是被什么惊吓到了一样，小声地告诉我：“王书记在写字呢！”于是我想起了那个落雪的清晨，想起了在那个清晨我用脚印写在雪地上的那个字儿，便又把小嘴伸到阿爸的耳旁小声说：“不是吧，字是用脚写出来的，不是用手写出来的！”大辫子爷爷还在抑

扬顿挫地说着他那长长的演说，而王书记似乎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去听大辫子爷爷在说什么，如若不是，他不会忽然哈哈大笑开来，并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后说道：“字不是用脚写出来的，字是这么写出来的。”说着，指着夹在手指间的那个物件儿，说：“这是钢笔！”

大辫子爷爷的话被打断了，他擦去嘴角的白色泡沫，有些不自在地摸着手中的烟杆。王书记把那支钢笔重新插在了白色衬衣胸部的口袋里，对大辫子爷爷说道：“如果把你的话简而言之，就是小学校要选在一块风水好的地方建造，这个我明白了。可是，现在是新社会，看风水选宝地的这种思想可不能有啊！”说着，便合上笔记本对着我阿爸说道：“不论怎么说，我们要尽快建造一所小学校，让孩子们明白，字是用手写的，而不是用脚写的！这也是上面的政策！”我阿爸急忙点着头，说道：“是这样，真是这样！”大辫子爷爷在自己靴底下抖着烟锅，也接着说道：“是这样，真是这样！”

我因为没有了钢笔在本子上写字的新奇要看，对这些大人们说的话没有了任何兴趣，于是便走出家门，来到了自家的院门外。王书记的小汽车就停在这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抚摸着小汽车喧闹成一片，专门派来看守小汽车的是玛尔朗村上方的单身汉角巴，只见他满头大汗，不断地驱赶着小伙伴们。

我也加入了小伙伴们的行列。

“单身汉角巴破屁股！”我们围在单身汉角巴的周围，时不时这样骂他一句，而单身汉角巴则擦着脸上淋漓的大汗，一边驱赶着我们，一边又转过身去，跺着脚，恐吓从后面拥过来的小孩儿们。他的裤子因为经常坐在地上，屁股的位置破成了洞，从稀稀拉拉的碎线里可以看到光屁股，我们对此不断报以呵呵的笑声。赛珍拿了一根芨芨草秆，朝着裤子屁股破烂的地方猛戳一下，便跑了过来。在玛尔朗村，裤子屁股上打着补丁的人有的是，没有打补丁而穿着破